

城乡互助养老多元探路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如今,互助养老正成为破解养老难题的一把“金钥匙”,在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街巷善意识密暖心网

本报记者 柳文

浙江

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沈塘新村小区,菜店老板钱影每周两次拎着新鲜蔬菜,敲响86岁周奶奶的家门。周奶奶和老伴视力、听力都有障碍,腿脚不灵活。钱影知道后,主动揽下买菜的事儿,只收菜钱,跑腿免费。“都是街坊邻居,顺手的事。”钱影说。

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浙江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1472万人,占总人口28.6%,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全省有超400万名老年志愿者。当老龄化碰上庞大的邻里资源,一道课题摆在眼前:散落在街巷里的善意,能否编织成一张可靠的互助网?

让善意落地,先要让需求被看见。在西湖区,物业和业委会在邻里无偿相助基础上,探索起有温度的低偿互助模式。北山街道今年4月开展走访摸排,梳理出蔬菜代买、上门理发、应急帮扶等高频刚需。社区建起“能人群”和“需求群”,92岁的独居退休教师朱奶奶在群里发了一条语音:“谁能上门给我理个发?”60岁的王阿姨看到后立刻接单,当天带着工具上门,只收5元。为解决当天老年人不会用手机的问题,街道还设立线下联络点代为“派单”。目前,两个试点已完成服务对接数百人次。

低龄老人能陪着聊天、买菜、理发,而遇上康复治疗、夜间陪护、失能护理这些需求时,引入专业力量必不可少。在衢州市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会埠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游落村老人免费检查身体。周亮摄(中经视觉)

智慧平台守住安全线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河南

“嘟——嘟——”急促的警报声响起,河南驻马店市汝南县韩庄镇83岁独居老人肖同兴在家中突发头晕倒地,危急时刻,他按下床头的红色一键呼叫器。仅仅两分钟,结对的邻里护员便火速赶到家中,成功化解一场险情。“年纪大了,最怕独自在家出意外,现在有邻里照看,有设备守护,心里特别踏实。”肖同兴对全新的养老服务模式连连点赞。

近年来,汝南县聚焦农村老年人独居、空巢、照护不足等急难愁盼问题,创新推行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模式,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的农村养老服务新格局。

不同于城市专业化养老,机构集中养老模式,汝南县按照住址相邻、性格相近、爱好相似、相处和睦的原则,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将辖区高龄、独居、空巢、特困老人按照每3人至5人编为一个邻里养老互助小组。在日常时段,成员相互串门谈心、提醒用药、代购物资,如果遇到身体不适、意外摔倒、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组员们会第一时间就近施救,最大限度缩短救援时间。

如果说邻里互助是农村养老的“人防基石”,那么智慧呼叫系统就是兜底保障的“技防核心”。汝南县搭建县、乡、村三级智慧养老指挥平台,建成一体化数字治理“最强大脑”,整合智能用电、烟感预警、居家监测等六大安防系统,

暑期档是全年观影消费的黄金档期,大量新片集中上映,市场角逐愈加激烈。在此背景下,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打出一张诚意牌:观众观影后若对影片不满意,凭同名票根、实名购票记录及对应退票人身份信息,即可向片方申请退票。

“不好看包退”在电影行业并非新鲜话题。此前虽有部分影院尝试,但因标准模糊、责任主体不清,始终未能形成覆盖全行业、兼顾多方利益的成熟机制。此次由片方主动站台,无论最终执行效果如何,已

市场中激起涟漪。

电影观感不佳,究竟该不该退票?从消费者角度看,近年不少影片依靠精致预告片、流量明星大肆宣发,将观众期待值拉满,正片却剧情单薄、制作粗糙,宣传与内容严重脱节,屡遭诟病。建立完善的观影消费保障机制,既能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更能倒逼影视创作摒弃浮躁,回归内容本身。

但立足产业全局,仅凭“观感”推行退票,落地难度不容小觑。一方面,国内电影票房分账体系成熟而复杂,单张票款需在制片、发行、院线、影院等多方之间合理分配。若由影院独自承担退票损失,经营压力骤增;若由出品方全盘兜底,则直接压缩盈利空间。要在全行业普及,必然牵动分账规则、运营流程、风险管控等多重调整,短期内难以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观影体验高度主观,观众审美取向、观影喜好各不相同,影片优劣无统一标尺。电影是即时性线下体验消费,放映结束后票务不可二次流转。若全面放开主观退票,难免滋生恶意差评、同行打压等乱象。

虽然前路多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仍敢于承诺“不好看包退”,其底气来自扎实过硬的影片质量,同时也希望以真诚换一个被观众看见的机会。

题材定位上,影片深挖三国IP,精准贴合亲子观影需求。无论是否熟悉三国历史,观众都可以沉浸在乱世争雄的汉末风云之中。影片兼具娱乐消遣与传统文化普及的双重价值,市场潜力可期。

制作层面,人物造型、动作戏份均精雕细琢,无论是颍川之战的宏大场面,还是曹操奔袭十三州发檄文的场景,都充满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想象力。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态度,让出品方敢于直面市场检验。

尽管“不好看包退”仅是个删片方试水之举,短期内难以成为全行业标配,但这场主动为作品品质兜底的创新尝试,为影视行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深刻启示。

其一,口碑已然取代流量营销,成为稳固票房的硬核支撑。身处社交媒体传播时代,影片真实观影口碑能够快速传播扩散,直接左右影片市场走势与长线热度。也正是洞察到这一行业变化,出品方才敢于放下营销造势的惯性思维,坦然接受观众全方位审视评判。今后,唯有深耕内容、打磨精品,方能站稳市场。

其二,观众信任是影视行业最为珍贵的核心资产。电影消费不同于实物商品,观众买票前很难完整判断影片质量,消费决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期待与信任之上。只有持续拿出真诚优质的内容,守护大众期待,才能为线下文化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当越来越多的影视团队敢于作出观影品质承诺,足以印证产业日益坚定的内容自信。这份自信,必将推动影视行业走上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版编辑 林紫晓 向斯佳 美编 倪梦婷

互认机制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推动质量认证更好更快与国际接轨

本报记者 郭静原

质量认证是便利国际经贸往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加强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合作,近期发布的成果显示,我国在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以及便利产品自由流通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在双边合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已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并推荐84家认证和检验检测机构加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合格评定体系,每年发放电子元器件、电工、防爆电器、可再生能源类产品认证证书,报告1万余张,“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在双边合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已签署159份合格评定领域双边合作文件,与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双边合作安排。目前我国已有29家认证机构与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核发国际合作认证证书近12万张。“今年以来,我们

先后与英国、西班牙、巴基斯坦有关部门签署备忘录,在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司长周智高说。

在推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实现境外营业收入3124.6万元,同比增长187.8%。有28家国内认证机构取得境外认证官方授权,可开展覆盖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项国际认证项目。

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副司长郭向丹介绍,随着我国质量认证服务水平对外开放稳步前行,许多落地成效实、可复制性强的新探索、新经验不断涌现。比如,在着力破解各国认证制度相互独立、互不通用难题,推动规则有效对接、双向衔接上,浙江组织有关认证机构组建区域性国际认证联盟,构建适应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认证标准体系,促进国

内与国际认证证书互通互认。再如,在聚焦企业跨境认证难题,整合优化评价环节,压缩企业“出海”认证周期与合规成本上,山东通过搭建鲁港“一站式”检测认证服务平台,精简农产品“出海”认证流程,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出口增收。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规则标准“软联通”在降低制度性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为指导地方推进质量认证国际合作,服务制度型开放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了《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工作指引》。市场监管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朱忠良介绍,《工作指引》的核心就是把“软联通”从概念变成具体任务——推动国内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更好衔接、互认。最终目标是全国上下联动、横向协同,打造“政产学研用”统一推进的工作格局。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合作区域和主要贸易伙伴,主动同国际合格评定规则、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对标,加快让国内的认证规则、检测方法、评价指标,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和最佳实践接轨。同时,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合格评定规则制定。”朱忠良说,要争取形成“一次检测、一次认证、多国采信、全球通行”的合作模式。

周智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全力推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不断深化,拓宽合作互认范围,推动互认从技术向规则、从产品向体系和服务延伸;增强合作互认实效,切实降低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聚焦企业“出海”认证诉求,精准对接国际市场准入要求,加强针对性指导和服务;强化机构合作能力,研究建立认证机构国际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积极支持机构大力拓展海外业务,不断扩大认证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

幸福小院托稳夕阳红

本报记者 余健

内蒙古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一座座互助幸福院扎根乡村,温暖民心。当地深耕“乌兰幸福院”特色养老品牌,让农村老年人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

5年前,60多岁的曹日文为了和妻子就近照料81岁的岳母,搬进了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南店村养老服务站互助幸福院。20多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虽小,大炕、卫生间、厨房、供暖设施一应俱全,住宿全程免费。免费理发室、阅览室、洗浴室、文体活动室常态化开放,卫生室、便民小超市满足日常所需,流动便民货车定时入驻。

南店村养老服务站副站长何林珊介绍,站点辐射周边5个行政村,目前入住146户200多名老人,平均年龄73岁。针对农村高龄、失能老人照料难题,服务站推行“初老助老老”互助模式,吸纳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组建志愿帮扶队,“一对一”结对帮扶特殊老年群体。服务站有14排小平房,每排选1位负责任的热心老年人担任“排长”,发挥他们熟悉情况、离得近的优势,及时发现老人们的生活需求。“依托市民政局专项支持,我们完成水冲厕所、清洁能源供暖、适老化户内改造,以及房屋、道路、院落整体修缮,增设长者餐厅、多功能活动室、慈善广场等功能区域,全方位提升老人居住体验。”何林珊说。

温馨的养老图景,同样在兴和县大同天乡大同天村互助幸福院出现。64岁的兰向



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双溪社区老茶馆,老人们在学习制作扭扭棒麦穗手作,体验传统民俗乐趣。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